

# 台灣面對美國 「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因應策略

陳亮智

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

## 壹、前言

2020年9月初，華盛頓印太安全知識圈再度揚起有關美國應對中國可能武力攻台是應該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辯論。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與該協會研究員薩克斯（David Sacks）認為，北京對台灣實施武力進犯的可能性已不容忽視，美國必須放棄原來的「戰略模糊」政策，改採「戰略清晰」以回應中國可能的戰略誤判。<sup>1</sup>然而，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學者則認為，「戰略清晰」無法解決現今的問題，反而更可能激發中國武力攻台；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非是無條件的，其前提必須是既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區域的和平與安全。<sup>2</sup>不論美國應該是維持既有的「戰略模糊」政策，抑或是改弦更張為「戰略清晰」立場，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究竟是「戰略模糊」對台灣較為有利？抑或是「戰略清晰」對台灣較為有利？當華盛頓採取「戰略模糊」時，台北應該做什麼樣的因應與準備？而當華盛頓採取「戰略清晰」時，台北又應該做什麼樣的因應與準備？從邏輯推論來說，本文有以下兩個假說：其一、如果美國對「台灣沒有進行法理獨立而中國卻採取武力犯台」的立場是採取「戰略模糊」

---

<sup>1</sup> Richard Haass and David Sacks,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american-support-taiwan-must-be-unambiguous>.

<sup>2</sup> Bonnie S. Glaser; Michael J. Mazarr; Michael J. Glennon; Richard Haass and David Sacks, “Dire Strai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4,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24/dire-straits>.

的態度，此對台灣未必全然不利，亦未必全然有利，因為美國對台灣安全的協助可能會讓台北滿足，但也可能會讓台北失望。換言之，台灣在此當中有其機會，也有其風險。其二、如果美國對「台灣沒有進行法理獨立而中國卻採取武力犯台」的立場是採取「戰略清晰」的態度，這對台灣應當是有利，因為美國對台灣安全的協助是清楚且具體。換言之，台灣在此當中的機會將大為提升，風險將大幅降低。作者在此必須再三強調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前提是「台灣沒有進行法理獨立」，而「中國卻進行武力犯台」。在面對美國採取「戰略模糊」時，台灣（與中國）不可避免地面臨到一個「不確定性」，即美國可能會出兵協防台灣，也可能不會出兵協防台灣。與其無法掌握此一「不確定性」，台灣最優先掌握的是內部制衡力量（internal balancing）的提升，其次才是外部制衡力量（external balancing）的加強。<sup>3</sup>

## 貳、美國「戰略模糊」與台灣的選擇

### 一、美國「戰略模糊」對台灣的利與弊

如果在「台灣沒有進行法理獨立」，而「中國卻進行武力犯台」的情況之下，美國依然採行所謂的「戰略模糊」，則其策略的本質已與先前的「戰略模糊」有所不同，但其對中國的嚇阻作用則仍有相同之處。首先，美國先前所採行的「戰略模糊」是針對台海戰事爆發，美國會不會出兵介入乃保持一個「視情況而定」的模糊姿態。它是一種混和「雙重嚇阻」（dual deterrence）與「雙重保證」（dual assurance）的合成體（synthesis）。「雙重嚇阻」的意義乃是華盛頓一方面向北京傳達對中國武力犯台的舉措不會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則是向台北傳遞

---

<sup>3</sup> 對弱小的國家來說，其可透過兩個主要途徑來制衡強大的國家：一是內部制衡的力量，即國家內部防衛力量的提升；另一則是外部制衡的力量，也就是藉由國家外部的合縱連橫以制衡具有威脅的國家。參照：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25-12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6 and pp. 21-26。

華盛頓不會在任何條件下出兵協防台灣。<sup>4</sup> 前者乃是警告北京對台不要輕啟戰端，後者則是警告台北不要草率宣布法理獨立。而「雙重保證」則是一方面向北京表示華盛頓始終信守其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則是向台北保證華盛頓一直是台灣最堅實的夥伴。<sup>5</sup> 前者乃是向北京保證不會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後者則是向台北保證不會忽視台灣的利益。然而，此一「戰略模糊」中對「台灣法理獨立」的嚇阻一端卻是在 2020 年所論及的「戰略模糊」裡不存在，因為此時此刻台灣並未進行法理獨立，而是中國單方面地向台灣祭出軍事行動威脅。換言之，2020 年所論及的「戰略模糊」，在本質上是沒有針對台灣進行法理獨立的嚇阻作用存在，而是美國對中國單方面對台進行軍事威脅，甚或是入侵台灣，保持一個「視情況而定」的模糊姿態。

其次，雖然本質上已與先前的「戰略模糊」有所不同，但是美國依然採行所謂的「戰略模糊」，對中國仍具有相同的嚇阻作用。由於華盛頓始終不斷地強調海峽兩岸問題的解決必須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加以不論是從《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或是從「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來看，美國都沒有公開承諾會以軍事力量協防台灣，這樣的戰略模糊姿態確實會給北京一個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確定美國是否會介入台海戰事，不確定美國是否會出兵協防台灣，不確定美國出兵協防台灣會到什麼程度（如果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話）。若是如此，北京對台海戰事的態度可能會轉趨保守，甚至傾向於退卻不出兵，則美國的「戰略模糊」策略自然達到威嚇的功能。然而，北京也有可能孤注一擲，即美國不會出兵協防台灣，因為美方雖然出售大量的防衛性武器給台灣，但其（與台灣）始終強調

---

<sup>4</sup> Logan Wright, "Dual Deterrence: A New Taiwan Strategy,"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31, 200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dual-deterrence-a-new-taiwan-strategy-2611>; Kenneth Libenthal,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1 (March/April 2005), p. 55.

<sup>5</sup> Libenthal,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p. 55.

台灣的國防必須靠自己。<sup>6</sup> 對北京來說，一個只有自我防衛而無美軍協防的台灣，其可能給予解放軍更強的出兵理由與信心。有關美國採取「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對華盛頓、北京、與台北的利與弊請參照表 1。

表 1、美國「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  
對美國、中國、與台灣的利與弊

國家	利與弊	美國「戰略模糊」	美國「戰略清晰」
對美國而言	利	可嚇阻中國武力攻台 可嚇阻台灣法理獨立* 應變彈性大，策略選擇多	給中國清楚的訊息 可嚇阻中國武力攻台 中國不易出現誤判
	弊	中：美不會協防台，中可武力攻台 台：美會協防，台可法理獨立 中國與台灣可能出現誤判	應變彈性小，策略選擇少 中國也可能力拼一搏，美國被迫捲入
對中國而言	利	美國沒把話說死，中國有機會 美國可能不會出兵協防台灣 中國有機會放手一搏	中國不必猜美國動向，無不確定性 (卻是壞消息) 美國更加反對、限縮台灣法理獨立
	弊	中國必須猜美國動向，有不確定性 美國可能會出兵協防台灣 中國武力攻台不易成功	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 中國武力攻台不易成功
對台灣而言	利	美國沒把話說死，台灣有機會 美國可能會出兵協防台灣 台灣安全化險為夷	台灣不必猜美國動向，無不確定性 (且是好消息) 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安全化險為夷
	弊	台灣必須猜美國動向，有不確定性 美國可能不會出兵協防台灣 台灣必須獨力作戰，安全受嚴重威脅	台灣可能完全受制於美國

\*「可嚇阻台灣法理獨立」在 2020 年所論及的「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裡並不存在，因為此時的台灣並未進行法理獨立，而是中國單方面向台灣進行軍事威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料。

合理地推論，若是美國的「戰略模糊」會帶給北京不確定性，其也會帶給台北不確定性。而若是此一不確定性造成北京發動軍事犯台

<sup>6</sup> 林岡，「美國應對與防範台海危機的策略」，《台灣研究·對外關係》，2007 年第 5 期，頁 45。

轉趨保守與退卻，則台北將因此獲得安全保障；但若是北京跨越此一不確定性而孤注一擲實施攻台，而美國又無出兵協防台灣，則台灣將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換言之，台灣的安全情況將取決於「美國是否會選擇協防台灣」以及「中國應對美國模糊策略是保守退卻或是孤注一擲」的各種組合（參照圖）。在美國採行「戰略模糊」之下，台灣安全的情況可推論有以下四種情形：

第一、美國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模糊戰略的反應是保守退卻，則台灣安全獲得保障（對台有利，在 I 當中）。

第二、美國不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模糊戰略的反應是保守退卻，則台灣安全獲得保障（對台有利，在 II 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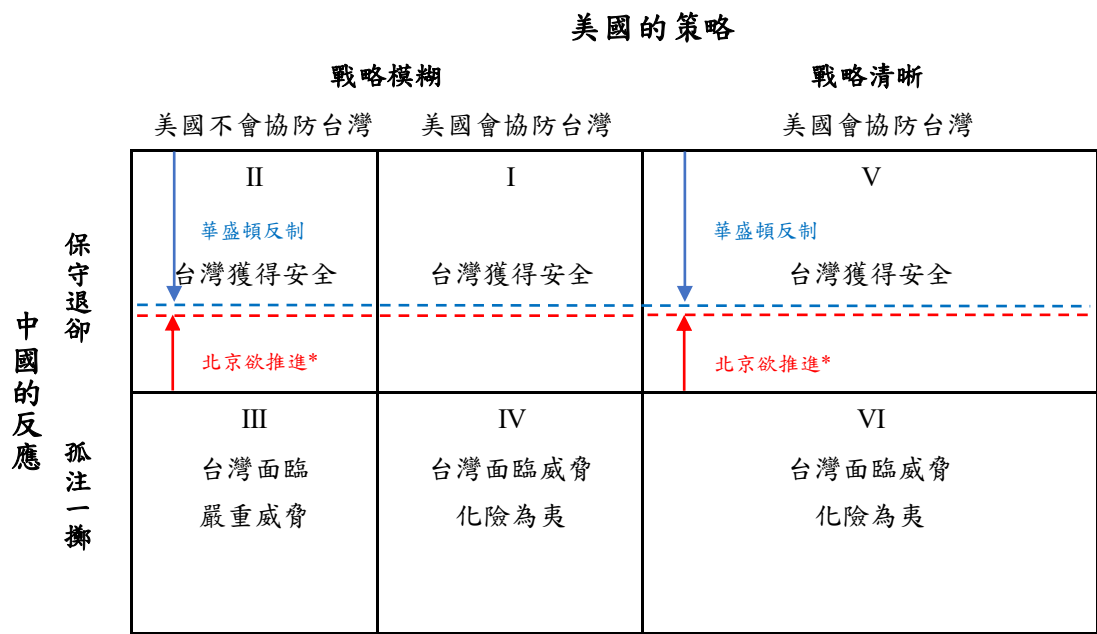
第三、美國不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模糊戰略的反應是孤注一擲，則台灣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對台極不利，在 III 當中）。

第四、美國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模糊戰略的反應是孤注一擲，則台灣安全面臨嚴重威脅，但最終可能化險為夷（對台相對有利，在 IV 當中）。

從以上的推論看來，本文歸類以下幾點觀察：其一、在美國採行「戰略模糊」之下，台灣有 50% 的機率是可以獲得安全的保障，但關鍵不在於美國是否協防台灣，而是中國面對美國的「戰略模糊」是選擇保守退卻。準此，則似乎是將台灣的安全建立在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模糊」是採取保守退卻的前提上。然而，如果中國不採取保守退卻，而是採取孤注一擲時，則台灣將面臨中國武力攻台的風險。其二、在美國採行「戰略模糊」之下，台灣有 25% 的機率是會面臨安全威脅，但因為美國會出兵協防的關係，台灣可望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因此，當中國決意採取孤注一擲出兵台灣時，美國的協防是台灣安全的重要支撐力量。其三、在美國採行「戰略模糊」之下，台灣有 25% 的機率是會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主要是美國選擇不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又孤

注一擲出兵台灣。此局面會是台灣所面臨的情況中最為不利的一種，即沒有美國援助的作戰 (fight without U.S. assistance)，於此台灣安全的保障也只有訴諸於國軍獨力作戰的勝利。

很顯然地，在美國選擇「戰略模糊」之下，台灣安全面臨到許多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包括來自於美國與中國兩方的變數，而台灣安全的結果相當大的程度是取決於中國如何回應美國的「戰略模糊」，尤其是當中國採取孤注一擲的態度時，不論美國是否選擇出兵協防台灣，台灣安全都將面臨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有益趨強硬的態勢，其重要的原因便是來自於它近年軍事力量的迅速提升，如此可能強化中國採取孤注一擲武力攻台，壓縮台灣安全的空間（不論美國出兵協防台灣與否）。<sup>7</sup> 請參照圖中的紅、藍色線條。



**圖、美國策略與中國反應下的台灣安全與威脅**

\* 北京欲推進此紅色虛線，因為其軍事力量獲得提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內文。

<sup>7</sup> Haass and Sacks,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 and Glaser, Mazar and Glennon, “Dire Straits.”

## 二、台灣回應美國「戰略模糊」的策略

面對美國採取「戰略模糊」以及中國可能出現不同的反應結果，首先，台灣必須努力盡量讓組合情況座落在「I」（美國會協防台灣與中國攻台保守退卻）與「IV」（美國會協防台灣與中國攻台孤注一擲）之中。換言之，爭取美國願意出兵協防台灣仍是台灣的首要工作。但這仍有極高的不確定性，因為美方是否會選擇出兵協防台灣並非是台北所能掌握的。其次，如果組合情況是座落在「II」（美國不會協防台灣與中國攻台保守退卻）與「III」（美國不會協防台灣與中國攻台孤注一擲）當中，由於「II」的組合必須是建立在中國不願意選擇與美國衝突的前提之下，此並非是台灣所能掌握，而這對台灣具有極大的風險。最後，對台灣而言，最為能自己所掌握的便是做好自己的整軍經武，以因應最會壞的情境發生——美國不會協防台灣，中國攻台孤注一擲，如此以提高解放軍攻台的成本與代價。

從以上的論述看來，台灣應該先選擇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再追求其他非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第一、台灣必須先強化自己的國防實力，不論是國防自主或是加強對美採購，唯有建立最堅強的戰力才是應付最糟狀況的首要本務。包括近期所討論的後備與動員，此亦應該納入台灣整體防衛能量的重新評估。第二、保持並加強與美國及國際社會的戰略溝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事實上，強化和美國的戰略溝通與自我的整軍經武並不相互違背，亦無誰先誰後的問題，而是兩者可以同步進行。在強化自我防衛的同時保持與美國充分的戰略溝通，一則讓美國意識到台灣並非只是想依賴美國免費的軍事援助與協防，而是台灣有強烈自我防衛的決心及行動；二則幫助美國更加精確地計算其協防台灣的可能成本，並且是讓美方所必須承擔的成本與風險越低；三則促成美台共同合作以捍衛台海和平，因為美台雙方的合作將比只有任何一方的獨行更具強大的嚇阻作用。第三、仿效中國「南

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South China Sea Strategic Situation Probing Initiative, SCSPI) 的作法，主動公布並說明解放軍在台灣海峽與西太平洋的軍事動態與意圖，藉由掌握中方軍事動態的先機以及詮釋的主動權與話語權，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單方面藉由軍事力量改變區域秩序的作為。

## 參、美國「戰略清晰」與台灣的選擇

### 一、美國「戰略清晰」對台灣的利與弊

如果在「台灣沒有進行法理獨立」，而「中國卻進行武力犯台」的情況之下，美國逐步放棄原先的「戰略模糊」，轉而採取「戰略清晰」，其相對上的情況則顯得單純許多，因為不論是對北京或是台北來說，他們皆不需要猜測華盛頓是否會出兵協防台灣，而是華盛頓選擇會出兵協防台灣。也因此，北京與台北皆去掉前述不確定性的問題。然而這對北京與台北卻是有所差異的——對北京是不利的，因為美國會協防台灣以抗衡它的武力侵台；對台北是有利的，因為美國會協防台灣以對抗中國的武力犯台。

之所以會有呼籲華盛頓應該改採「戰略清晰」的聲音，其關鍵乃是北京近幾年來不斷地進行擴軍。中國亟欲成為世界軍事強權的企圖至為明顯，其聲稱將在 2035 年前完成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工程，並且在 2049 年前建立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而中國過去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海軍建設努力與成果，更讓美國認為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霸權地位已經面臨從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強烈的挑戰。<sup>8</sup> 加以北京近年在南海的填海造陸與軍事化作為，對台灣進行各項文攻武嚇與灰色地帶威脅，以及與美國升高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科技、網路、與媒體輿論各個面向的戰略競爭等等，

---

<sup>8</sup>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May 21,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153>.



其可能對台灣發動軍事入侵的態勢越來越明顯。因此，美國在台海問題上已不宜再採行「戰略模糊」，因為「戰略模糊」可能讓北京誤判美國不會協防台灣，於是北京選擇孤注一擲而武力犯台，最終釀成台海戰事的不可收拾。採取「戰略清晰」可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給北京，即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而中國將不會得逞，如此將達到嚇阻北京的作用。在歷史經驗上，美國亦有兩次在台海戰事上表現出「戰略清晰」的態度，分別是 1996 年 3 月的台海危機與 2001 年 4 月小布希 (George W. Bush) 聲稱「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的說法。

根據「戰略清晰」的邏輯，若是美國「戰略清晰」策略會帶給北京更為明確的訊息，即當中國進行武力犯台時，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則北京發動軍事犯台將轉趨保守與卻步，則台北將因此獲得安全保障。但也有可能是，北京知道中國進行武力犯台時，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但其仍選擇孤注一擲實施攻台，則台灣將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雖然台灣最終可能因為有美國的協助而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換言之，在美國採行「戰略清晰」之下，台灣的安全情況將取決於「中國應對美國清晰策略是保守退卻或是孤注一擲」(參照圖)，其可推論有以下兩種情形：

第一、美國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清晰戰略的反應是保守退卻，則台灣安全獲得保障 (對台有利，在 V 當中)。

第二、美國會協防台灣而中國對美國清晰戰略的反應是孤注一擲，則台灣安全會面臨嚴重威脅，但最終可能化險為夷 (對台相對有利，在 VI 當中)。

從以上的推論看來，本文歸類以下幾點觀察：其一、相較於前述的「戰略模糊」，「戰略清晰」的態勢相對單純而無其他複雜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組合狀況。第二、在美國採行「戰略清晰」之下，台灣安全基本上獲得保障。或許北京仍可能會孤注一擲而武力犯台，但因為有

美國的協防，台灣將化險為夷。

然而，台北方面也必須瞭解到，雖然有聲音主張華盛頓應該改採「戰略清晰」的作為，但此時此刻距離真正的「戰略清晰」或美國出兵協防台灣仍有一段距離，而且美台雙方可能還必須面對一系列的問題，包括：「戰略清晰」的定義為何？「戰略清晰」是否為相對的戰略明確？或必須是絕對的戰略明確？若必須是絕對的戰略明確，則是否美國出兵協防台灣才是所謂的「戰略清晰」？又美國出兵協防台灣能否有不同的形式與組合？例如在台灣本土只駐紮陸軍、海軍、或空軍？或兩軍駐紮？或三軍駐紮？或只在台灣海峽進行海軍、空軍巡弋？或只在台灣東部水域實施海軍、空軍巡弋？而這些不同的形式與組合是否皆符合所謂的「戰略清晰」定義？另外，雖然川普總統主政下的美國與台灣在戰略、政治外交、軍事、與經貿各方皆有所提升，包括2018年3月16日美國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2020年3月26日簽署《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簡稱《台北法案》)，近期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 II)與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相繼訪問台灣，以及準備向台灣出售各項先進軍事裝備等等，但是這些與「承諾協防台灣」又並非是同一件事。顯然，醞釀中的「戰略清晰」距離台灣真正的期待仍有一段距離。

## 二、台灣回應美國「戰略清晰」的策略

面對美國採取「戰略清晰」以及中國可能出現不同的反應結果，台灣不必如同在美國採取「戰略模糊」時可能出現美國不會協防台灣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台灣所面臨的可能結果是相對地單純，即中國對武力犯台採取保守退卻或孤注一擲。前者將讓台灣安全獲得保障，後者則是讓台灣安全面臨到威脅，最後化險為夷。

準此，在美國採取「戰略清晰」下，台灣的應對策略有其選擇上的困難。首先，對台灣最為有利的結果是座落在「V」（美國會協防台灣且中國攻台保守退卻，台灣安全獲得保障）。然而，此一結果的前提條件必須是中國選擇保守退卻，但中國的態度與選擇卻又是台灣所無法掌握。因此，台灣被迫必須選擇一個是自己可以掌握，但是相對有利的結果「VI」（美國會協防台灣但中國孤注一擲發動攻台，台灣安全面臨威脅，但最終化險為夷）。換言之，台灣應該優先選擇做最充實的防衛準備（台灣可以掌握的），配合美國對台灣的協防，以共同應對中國可能選擇孤注一擲的對台發動攻擊。

從以上的論述看來，台灣確實應該優先選擇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第一、台灣優先提升、強化自己的國防實力，不論是國防自主或是加強對美採購，只有厚植最堅強的戰力才是應對中國孤注一擲發動侵台的最根本要務。第二、台灣保持、加強與美國及國際社會進行戰略溝通。與美國採取「戰略模糊」的情況一樣，雖然在此美國是採取「戰略清晰」的策略，理當美台之間有充分的戰略互信與合作，但台灣此時在與美國的戰略溝通工作仍不可以鬆懈，反倒是必須持續且加強，尤其是說服美方固守戰略清晰。其理由亦如前所述，一是讓美國意識到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二是協助美國精確地計算其協防台灣的成本；三是建立、鞏固強大的美台共同嚇阻力量。第三、台美雙方聯合主動公佈中國在台灣海峽與西太平洋的軍事動態，掌握中方軍事動態的先機以及詮釋其行動的主動權與話語權，並以台、美相互搭配的方式予以反制。例如：先台美雙方聯合公佈共軍機艦逾越海峽中線的作為，再以國軍機艦搭配美軍機艦，一前一後或一後一前方式巡弋海峽中線附近，抑或是一方沿海峽中線以西（近中線），另一方沿海峽中線以東（近中線），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進行巡弋。並且增加此操作的次數與頻率，同時向外予以公開。第四、台灣可以與美國相

互協調戰術合作方式，一方面落實美方的協防作為，另一方面發揮台灣的軍事能量。重點是將雙方的協調與合作予以「制度化」並「公開化」，如此以對北京形成更為強烈的嚇阻作用。例如：國軍與美軍可建立「週期不等的海空相遇」。所謂的「週期不等」（有時一週一次，有時一週兩次）乃是不為共軍掌握台美雙方戰術合作的「規律性」；所謂的「海空相遇」係指國軍與美軍機艦在空中與海上「友軍型態」的戰術性共飛與共航（co-fly and co-sail）。對此，台美雙方亦同步將行動訊息予以公開發佈，以向北京傳遞清楚與強烈的訊息。

表 2、台灣在美國「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中的比較

項目	美國「戰略模糊」	美國「戰略清晰」
台灣面對的不確定性	高	低
台灣面對美中互動的結果組合	多、複雜	少、單純
台灣安全面臨嚴重威脅之機率	高	低
台灣安全面臨嚴重威脅， 但化險為夷之機率	低	高
台灣最能、最應該優先掌握者	內部制衡力量	內部制衡力量
台灣應對的策略	強化國防 強化與美戰略溝通 (說服美國移往戰略清晰) 台灣掌握詮釋中方軍事 動態的主動權與話語權	強化國防 強化與美戰略溝通 (說服美國固守戰略清晰) 台美聯合公佈詮釋中方軍事 動態的主動權與話語權，雙 方相互搭配予以反制與美協 調戰術合作予以制度化、公 開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內文。

## 肆、結論

根據本文上述分別針對美國採取「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推演分析，在「戰略模糊」底下，台灣（與中國）皆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即美國會協防台灣，抑或是美國不會協防台灣。面對此一不確定性的存在，北京的選擇是大過於台北的選擇，即北京可以選擇保守

退卻，抑或是孤注一擲；台北的選擇相對較少，其唯有選擇強化自己的國防實力，此為台北最能掌握，也是最應該優先掌握的選項。相對地，在「戰略清晰」底下，台灣（與中國）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將大幅度地降低，然而不確定性因素的降低對北京並非是好消息，因為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在此情況之下，北京的選擇可以是保守退卻，抑或是孤注一擲，而台北的選擇仍必須是以加強自我的防衛為首要任務。因此，總體而言，不論是「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台灣的選擇是受制於美國與中國互動的結果，而台灣的選擇明顯少於中國，且台灣的選擇皆必須以強化自我防衛為優先。換言之，不論美國是採取「戰略模糊」抑或是「戰略清晰」，台灣的因應策略會有若干的差別，但都必須以發展內部制衡的力量為優先，也就是強化自身的國防實力，因為不論外部制衡的力量存在與否，唯有前者才是台灣自己最能掌握，也是應該最優先掌握的選擇（參照表2）。

在與美國的戰略溝通上，本文認為，華盛頓與台北同樣面臨來自北京日益嚴峻的軍事挑戰與威脅，兩者在抗衡中國軍事威脅上可謂具有「極極高度」的共同利益。然而，美台雙方卻在共同嚇阻中國武力犯台上出現不完全一致的奇怪現象——華盛頓認為台北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不足，台北則對華盛頓是否會出兵協防感到存疑。問題關鍵是雙方為何不往正面的態度來看待彼此？換言之，台北必須展現強烈且具體的自我防衛決心與實力，而華盛頓應該明確實踐其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與協防。這是美台雙方因應中國最新軍事威脅應該努力的戰略溝通目標。

本文作者陳亮智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

# Taiwan's Response Strategy to the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Strategic Cla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Liang-Chih Evans Che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 **Abstract**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attitude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o “Taiwan does not establish de jure independence, but China attacks Taiwan”, this is not fully unfavorable for Taiwan and also not fully favorable because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may satisfy Taipei and may also disappoint Taipei. The former offers opportunity, the latter has risk.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attitude of strategic clarity to “Taiwan does not establish de jure independence, but China attacks Taiwan,” this should be favorable for Taiwan because US security assistance is clear and concrete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within will increase and the risks will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e author believes, whether facing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what Taiwan needs to do on a priority basis is increase internal balancing, which means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power; second, reinforce external balancing, promoting the joint deterrence of an attack on Taiwan by China with the US.

